

日本江戸汉方医中医经典研究丛书

金匱要略集注



【蓝泉斋藏书】

日本江戸汉方医中医经典研究丛书

金匱要略集注

學苑出版社



「蓝泉斋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匱要略集注/[日]山田业广著;黄作阵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77-3942-8

I. ①金… II. ①山…②黄… III. ①金匱要略方论-
注释 IV. ①R222.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950 号

责任编辑: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1/32

印 张:11. 25

字 数:216千字

印 数:0001—3000册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 00元

前 言

《日本江戸汉方医中医经典研究丛书》收录十四部日本江戸时期汉方医学家研究中医古典著作的作品。日本学习研究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三部经典著作犹如金鼎之三足，承托起中医宏伟之大厦，它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汇集众流，生生不息，不仅为华夏民族的医学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对日本的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以这三部医学经典著作为基础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以研究中国医学史和中医文献著称的日本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医史学研究部部长小曾户洋先生在《日本汉方典籍辞典·汉方医学之吸纳与变迁》一文中说：“所谓汉方，即日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之称呼，为近世所创词汇。”以研究和运用中国传统医学为重点并融入日本医疗经验与特点的日本医学家称为“汉方医”。小曾户洋先生又说：“传承至今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三大经典，为汉方医学最基本经典。无论中国或日本，对此给予极大重视及最高评价。汉方医

学起源于此三书。换言之，不研习此三书，不可谓知汉方医学。因而，日本大量编著、出版有关《黄帝内经》《伤寒论》及《本草经》（近世以《本草纲目》为主）之注解研究著作。”

这套《日本江户汉方医中医经典研究丛书》之所以把收录重点放在江户中后期的作品上，是因为，从日本医学发展史上看，江户医学家的学术著作不仅是运用中国清代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撰著而成的，显示了考据之学的影响、魅力与方法，而且直至今天，这些著作，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江户时期研究中医古典医籍的学者，对传入日本的中国考据学家的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与研究。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说，江户时期的学者，如果对清代的考据之学无所知，就会被同仁耻笑。正是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之下，江户中后期，才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医经考据学家及有价值的医经考据学著作，他们的著作，至今尚未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小曾户洋先生下面这段话说得客观而确切：

江户后期，对于古来多以主观意识解释古典文献现象加以批判，反省之同时，兴起医学考据学派，直至幕末，此学派之研究成果可谓登峰造极。考证学派继承清朝考证学派学风，将考据方

法导入医学领域，热衷于从文献学上，客观注释整理汉方古籍。此类研究需要有高度学问素养，其重镇集中于江户学馆，曾形成以多纪元简、元坚父子为中心之学术团体。之后，伊泽兰轩、涇江拙斋、小島宝素（此三者森鷗外史传中有记载）、森立之等优秀学者辈出，医学考证学者之业绩，远远超过同领域同时代中国学界之研究。其主要著作明治维新以后，输入中国，使中国医学界受到颇大震动。

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与日本江户中后期大致相当。乾嘉道咸时期的考据之学，如日中天，家弦户诵，对经传子史之研治影响非常巨大，而对医学界之影响相对较小，医学家精力之所凝聚是从《内经》《本经》《伤寒》等古籍寻求理法方药之精髓，探寻组方用药之秘要，对古籍之版本、目录、音韵、训诂、校勘——这正是清代考据学派终身投入研究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学术领域——等用力较少，也就是说，在文献考据方面成就不甚突出。章太炎先生对此有所评说：“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见1924《山西医药杂志》第二十期），“医者以疗病为任者也，得其疗术，即病因可以弗论”，故医家于文献考据致力甚少，而同时期之日本学者，在文献考据

领域致力独多，所以太炎先生又说：“自《伤寒论》传及日本，为说者亦数十人，其随文解义者，颇视中土为审慎。其以方术治病，变化从心，不滞故常者，又往往多效，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见1931年《伤寒今释序》，载1936《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上世纪三十年代太炎先生得到章次公惠赠的《皇汉医学丛书》，大喜，致信章次公说：“今日欲循长沙之法，此公亦一大宗师也。有志者不妨径往求学，程以四年，所费不过四五千元，而利泽可以无既。东方明星独灼，然在人头上，此机恐不可放过。”（见《章太炎全集》第八集《致章次公信》）。

《日本江戸汉方医中医经典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研究中医古典文献者及爱好中医古籍者是一部有益的作品，就是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有许多启发。

钱超尘

2011年12月8日于北京望京花园

点校说明

一、本书以中国中医科学院所藏日本人山田业广著《金匱要略集注》（书成于日本安政五年戊午即 1858 年）手稿本为底本。原稿线装，五册，三卷 25 篇。前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章，标明本书原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即今之大连图书馆）所藏。该书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金匱要略》正文；二是山田业广所辑录明清医家及日本医家的注释；三是山田业广之按语、批注。

二、原书为手稿本，有眉批、夹注、旁注等，且部分批注为朱笔。今为方便排印，做如下处理：本书大字黑体正文为张仲景《金匱要略》原文；正文中括号内容为山田业广氏之随文旁注；夹注为山田业广所引中日医学家关于《金匱要略》条文的校勘注释，以及山田业广氏本人按语；夹注中括号内之仿宋字为山田业广氏眉批，间有其子山田业精氏按语。除少数作者所注日文读音删除外，其他内容完全保留，基本上保持了原书内容的完整性。

三、本书原为竖写繁体，今改为简体横排。凡异体字一律改为正体。本书原只有断句，今加新式标点。根

据文字疑难情况，做有少量注释。校勘部分则主要依据何任主编之《金匱要略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简称《校注》）本对照校勘并出校注。

四、本书原有眉批若干条，为使读者利用批注更好领会经文，故将其一一附于相关条目之下，但其内容，有针对某一句者，有针对某一段者。有些内容可据其标识明确附于某条之后，有些内容则无明确标识，实难判断。若错误者，请读者指正。本书内容繁富，手稿之字辨认起来十分艰难，至有一字揣摩数月不可辨识者，故认错之字一定不免，敬请读者诸公不吝赐教，俟他日改正之。

黄作阵

2009 年 6 月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 录

金匱要略集注叙	(1)
金匱要略方论卷上	(2)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2)
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 ^①	(17)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②	(36)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45)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52)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64)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79)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95)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99)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107)
新编金匱要略方论卷中	(123)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123)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134)
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156)

① 治：原无，据《校注》本补。

② 脉：原无，据《校注》本补。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164)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188)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204)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214)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236)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 第十九·····	(243)
新编金匱要略方论卷下 ·····	(248)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248)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259)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271)
杂疗方第二十三·····	(289)
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300)
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316)
《金匱要略集注》的学术特点及成就 ·····	(332)



金匱要略集注叙

余向撰《伤寒论义疏》，寻又注此书。呜呼！二书之失其传也久矣。幸宋臣得之蠹简中，又从而校之。然残编断简，勿论非仲景之面目，非复叔和之旧。就中《金匱》错误最甚，遂至使后学观为雁行，宜其微言精意蕴蓄而不著也。不知《伤寒》、《杂病》，原为一书，岂巨得致轩輊于其间乎哉！然而从前注家，遇其难解者，往往为错简衍文，措而不释。余壮年耽嗜此书，每遇疑窦，必覃思精虑，其际间有所发明，尝著《札记》二卷，寻将注全书。稿未就，会安政丁巳官有命^①，讲此书于医学，因不惮芜陋，取明清诸家之粹，附以管见，名曰《集注》。《札记》所载，则省而不录。若能取余所解，以玩索全书，则未必无小补云尔。时文久三年，岁次癸亥（十月朔）。山田业广子勤。

^① 安政丁巳：安政四年。即公元1857年。官有命：据森立之《椿庭山田先生墓碣》云：“安政四年丁巳五月，幕府命为医学馆讲师。”



金匱要略方论卷上

(安政丁巳五月廿七日始讲于医学馆，戊午十月七日再讲，安政四年丁巳五月廿五日草稿起笔)

按此书原《杂病论》，著录失其目，唐人尊宗仲景者，遂名以《金匱》。《金匱》者，保重之义，犹金滕之义。《广雅》：略，要也。《说文》：略，经略土地也。段玉裁曰：引申之，凡举其要而用功少者曰略。略者，对详而言。此要略之义也。其为上中下三卷者，亦系宋臣所别，序文可以见而已。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论十三首三当作五 脉证二条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程曰^①：治未病者，谓治未病之藏府，非治未病之人也。徐曰^②：医中有大关目，不可专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数十端，以定治疗之法，此则论五行

① 程：指清医家程林，所著为《金匱要略直解》。

② 徐：指清医家徐彬，所著为《金匱要略论注》。



相克之理，必以次传，而病亦当预备以防其传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魏曰^①：先言肝者，以四时之气始乎春，五藏之气始于肝。《洪范》言“履端于始，序则不愆”，故先引肝以为之准云。尤曰^②：“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又曰：《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王，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设不知而徒治其肝，则肝病未已，脾病复起，岂上工之事哉？○《七十七难》，《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夫肝之病（此治肝补脾之法），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尤曰：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以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谓心王则气感于肝也；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见《十四难》。案用甘味者补脾也，尤以为肝者非也。）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俞桥本、赵开美本，更有“心火气盛”四字。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俞本有“故实脾”三字。则

① 魏：指清医家魏荔彤，所著为《金匱要略方论本义》。

② 尤：指清医家尤怡，所著为《金匱要略心典》。



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三因方》引《本经》“伤肾”作“制肾”。程曰：愚谓见肝补脾则可，若谓补脾则伤肾，肾可伤乎？火盛则伤肺，肺可伤乎？然则肝病虽愈，又当准此法以治肺治肾，五藏似无宁日也。“伤”字当作“制”字看，制之则五藏和平，而诸病不作矣。尤曰：“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果然，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细按语意，“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脏腑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宫，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知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是即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波辞知其所蔽。”此之谓耶？（尤注不妥。）**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金鉴》曰^①：中工不晓虚实，虚者泻之，是为虚虚，实者补之，是为实实，非其义也；上工知其虚实，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是其义也。**余藏准此。**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

^① 《金鉴》：指清·吴谦《医宗金鉴·订正金匱要略注》。



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沈曰^①：此条是书中大指，通部之纲领。）尤曰：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盖非八风，则无以动荡而协和，非六气，则无以变易而长养。然有正气，即有客气，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总为一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程曰：谓人之内气不虚，则不受邪而为病也。（业广谓：即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意。）**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尤曰：故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即为客气。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风有轻重，病有浅深，约而言之，不越三条。○尤曰：按陈无择《三因方》，以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藏情志所感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为不内外因，盖仲景之论，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从内伤外感为内外，而以经络藏府为内外，如徐氏所云是也。无择合天人表里立论，故以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从内生者为内因，其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亦最明晰，虽与仲景并传可也。**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尤曰：一者，邪从经络入藏府而深，为内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窍皮肤，沿流血脉而浅，为外所因；三者，病从王法房室金刃虫兽而生，为不内外因，所谓病之由也（依徐氏。下并同）。《金鉴》曰：此篇内所

^① 沈曰：“沈”，原作“沉”，乃形近之讹。今据改，下同此。沈指沈明宗《张仲景金匱要略》。



因者，中虚，经络受邪，即入藏府也；外所中者，中实，虽感于邪，藏府不受，外病躯体也；不内外因者，非由中外虚实感召其邪也。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尤曰：人于此慎养，不令邪风异气，干忤经络，则无病；适中经络，未入藏府，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谓医治之也。）此应前内因一段。○《素问·阴阳应象论》：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通经络之壅滞，去肌肤之邪），勿令九窍闭塞；尤曰：若风气外侵四肢，将及九窍，即吐纳导引，以行其气，针灸膏摩，以逐其邪，则重滞通快，而闭塞无由。此应前外因一段。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尤曰：更能不犯王法、禽兽，则形体不伤；又虽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则精神不敝。此应前房室一段。○多纪柳诒先生曰：竭乏，即《内经》“以欲竭其精”之义。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应五藏元真通畅句）。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①。尤曰：腠理云者，谓凡病纠缠于身，不止经络血脉，势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无由入。腠者，三焦与骨节相贯之处，此神气所往来，故曰元真通会；理者，合皮肤藏府内外，皆有其理，细而不紊，故曰文理。○尤曰：仲景此论，以风气中人为主，故以经络入藏府者，为深为内；自皮肤流血脉者，

① 腑脏：《校注》本作“藏府”。